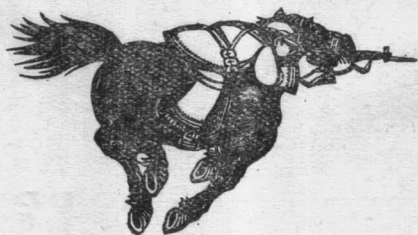


钢 枪 在 手



鋼 槍 在 手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 • 1964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文学特写集，共八篇文章，都是写解放军五好战士练硬功夫的故事。小覃能跟汽车赛跑，及时完成通讯任务；小王全副武装在大海里，一百零五分钟能游三千七百五十米；董炳瑞在八十二分钟内，一口气装一千七百多发炮弹；小苗叭！叭！叭！不管连射几枪，都正中靶心……。解放军战士这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优秀品质，这种为掌握战斗技术坚持不懈苦学苦练的革命精神，值得少年儿童好好学习！

鋼 枪 在 手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5/8 印张 51千字

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 定价(3)0.22元

目 次

飞毛腿.....	李希曾	3
海里蛟龙	章 明	15
铁腰杆	李天木	32
光荣的两分.....	盛和鈞	44
钢枪在手	刘祖培	53
老射手和新射手.....	峭 石	73
阿瓦山上的鹰.....	楊 玢	86
战地炊烟.....	李太松	98



飞毛腿

李希曾

—

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这天,天空瓦蓝瓦蓝的,暖洋洋的阳光把田野、山川的积雪,晒得吱吱作响。在这个早春的日子里,某部队弓政委,乘车到野营部队去。当小汽车行驶在太行山脚下的乡村路上时,看见前面跑着一个战士,身背一支步枪、一个信袋,腰带扎得紧紧的,一溜小跑步,踏起朵朵尘烟。忽然,那战士回头

看了眼，大概是聽見小汽車喇叭聲了。接着便一貓腰向前沖去，跑得更快了。弓政委望着這個戰士，對司機程利祥說：“看，人家11號和你賽跑啦！快，加大油門追上去，帶他一程。”“道路不平，只能開中速。”司機小程不以為然地說，“他要賽過汽車，除非腿上長起飛毛。”說罷，仍開着中速緩緩地向前行駛。大約跑了一支煙工夫，人與車的距離，一點也沒有縮短。這真使司機有點弄不懂了：難道他真的有一條飛毛腿嗎？他把油門往下一踏，加速向前追去了。眼看快追上了，只見那個戰士呼地一下，像只猛虎，竄過一道三四米寬的水渠，順着田間小路跑走了。不一會，這個戰士又插到了車子前面。待小汽車又快追上時，弓政委喊了聲：“小同志……”讓他乘車的話還沒喊出口來，這個戰士扭頭留下個笑臉，便連蹦帶爬，竄上了兩丈多高的土坎，順着山路跑去了。最後一次，當小汽車行駛在沙灘上的時候，前面又出現了這個戰士的身影：一支步槍、一個信袋，弓着腰，甩着臂，腳不落地地向前奔跑着。這時，司機的性子再也耐不住了，一踏油門，加速前進，四個車輪好似騰空飛起一樣，揚起一道長長的煙塵，終於把這個和小汽車周旋了二十多里路的戰士追上了。於是，司機探出頭來說：“喂，上車吧！”“上車？”這個戰士擺擺手表示拒絕，讓出路來叫汽車在頭里走。弓政委笑了

笑，沒吭声，司机把車开走了。可是，当車子駛进部队駐地时，那个战士却已經抄小路把信送到了。只見他一身汗水湿衣，滿脸紅光，一对黑亮的眼珠，閃着胜利的光輝。他望着小汽車微笑着走过来。这时，司机敬佩地說：“真是双飞毛腿啊！”弓政委也被这个战士腿上的硬功夫所感动，一問，才知道他就是通信連的通信員覃（qín）祖长。

从此，“飞毛腿”这个名号儿，就传开了。

覃祖长是怎样练出这双飞毛腿来的呢？

二

一九六一年八月，連里来了个新战士。他身高一米五九，体重九十市斤，瘦麻麻的身子，小不点的个头，可是，滴溜溜的黑眼珠和眉間那道长长的疤痕却显示着一种倔强的性格。他就是覃祖长。那时，正赶上上山打馬草，头一天，別人有的打二百，有的打三百，可他呢？东跑西顛，忙乎了一天，只打了八十六斤。这一下，他可急坏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星星还眨着眼睛，他一骨碌爬起来就上了山。傍晚一統計，打了二百三十斤。第三天，干脆連中午休息也免了，打到四百八十斤。……小覃的打草紀錄，和他当工人时的生产紀錄一样，

直線上升。后来日日达到八百多，成了全連的尖子。

不久，調他到通信連当了一名通信員。这个职务倒很合他的胃口，他說：“干革命有分工，叫我干啥，我干啥。”因为在他的心目中，有个黄继光，黄继光不也是个通信員嗎！

到班里之后，小覃見啥干啥，明知干不好，也要去試試。

一次，班里老战士戴先荣要去参加通信員比賽，可巧临时病了去不成。班长說：“一个蘿苣一个坑，叫誰去頂他呢？”小覃跳出来說：“我去。”班长說：“課目难呀！”他說：“难，难怕啥哩！”班长又說：“你腿肚子劲头还不大。”他又說：“腿肚子沒劲，心里有劲哩！……”班长見他雄心勃勃，执意要去，又考虑到他也經過了一些鍛炼，讓他去磨炼一下也好，便准了他的要求。七十分鐘的比賽作业，小覃整整鬧騰了两个多小时，腿也累軟了，脚也蹭破了，結果得了个倒数第一名。本来，碰了这么一个釘子，也够小覃受的了，可偏偏还有人逗他說：“小覃啊，你腿上的毛沒有全輪掉吧！”“哼！”他說，“輪掉了汗毛，才会长出飞毛呢！”話虽这么說，可心眼里已經难受极了。真沒想到，当个通信員也这么难啊！……

傍晚，小覃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营房外边的小

土場上。突然，身後有人在問：

“小覃，灰心了嗎？”

一抬頭，見是指導員，他說：“灰心？咱可不是泥捏的。”

“不灰心就好。”指導員坐在他的身旁，望着他肩間那道疤痕，岔開話題說：“怎搞的，小覃，和哪個楞小子打架，留下了這塊紀念？”“和狗。”小覃說。“開玩笑嗎？”“真的，指導員。小時候我家沒飯吃，討飯被狗……”一下子，小覃又想起了傷疤的來歷——那是個大雪飛、寒風吹的臘月，八歲的覃祖長，身披麻袋片，沿街乞討，被地主家的兩條惡狗撲倒在地，頭碰石頭，留下了這個疤。想到這裡，他呼地一下拉起褲腿，摸着左腿上的另一個大傷疤，狠狠地說：“我永遠也忘不了這血仇！”

“對，什麼時候都要記着它。”指導員把話又轉向正題，“比如說吧，我們今天練兵，就不是為了個人逞（chěng）英雄，而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，叫那種苦難的日子永去不復返。我們需要時時有戰備觀念，才能練出保衛祖國的真正本事、硬功夫，遇到困難，碰了釘子，才不灰心、不喪氣，扎扎實實往前干。”最後說：“小覃，你不是說，掉了汗毛才能長出飛毛嗎？你想得對，俗話說：司馬的嘴，通信員的腿，咱可就要長一雙干革命的飛

毛腿啊！”

“你說行嗎？”小覃的心动了。

“只要下功夫，凭你这股子劲儿，我保證你能练出飞毛腿来……”

指導員的一席話，像一把火，烧得小覃热乎乎的，渾身来劲。他攥着拳头，說了一个字：

“干！”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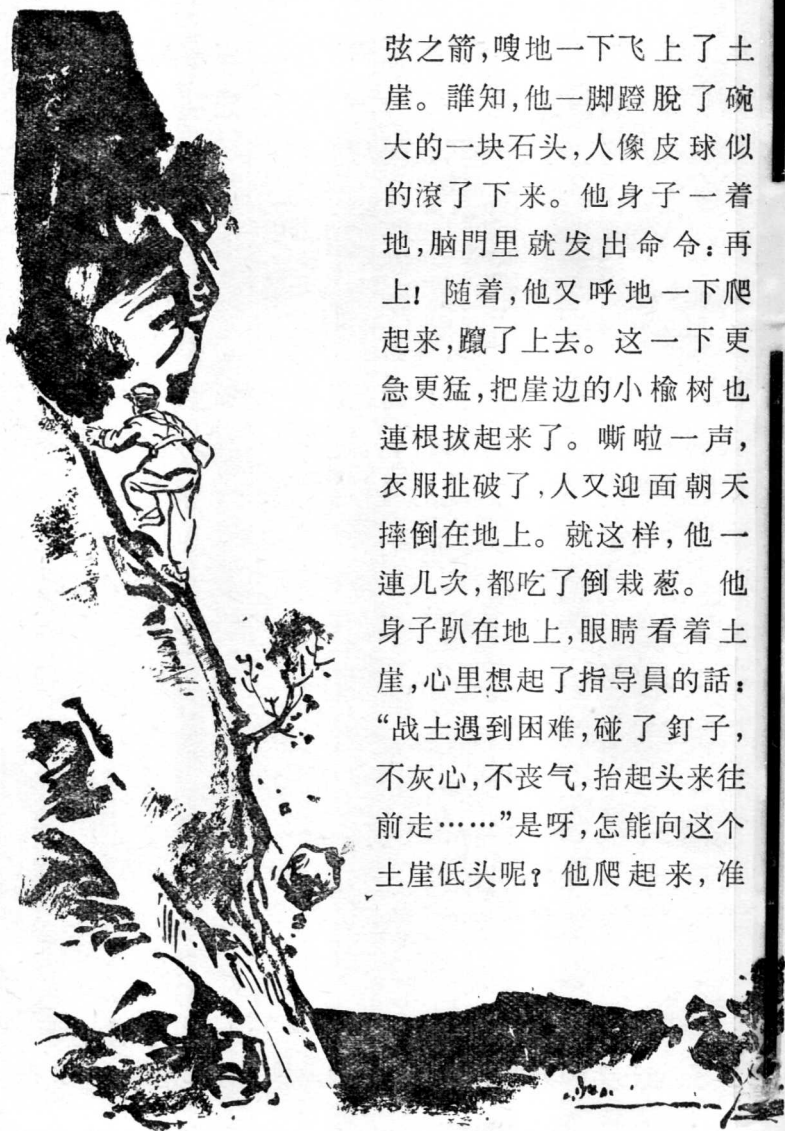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小覃的逞强显能和那股咋呼劲儿看不到了。看到的倒是他常常跑呀，跳呀，下蹲，起立，一分鐘也閑不住。每次执行任务回来，总是气喘呼呼，汗水淋淋。閑时不是釘鞋就是补袜。他的小脸盘，似乎比往常消瘦了些，但那双黑亮的眼珠却閃射出更加坚毅的光輝。

为了练腿劲，小覃曾用毛巾、破布包上沙子綁在腿上，练习跑步。他懂得：“不下苦功夫，难得硬本領”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用过別的一些办法。但是，更主要的是，他坚持刻苦的、持久的、渐进的鍛炼。开始，他在大道上跑，后来在沒有路的野地或起伏不平的山洼里跑，再后来就跨河、越沟、翻墙、爬坡地，越练內容越多了，越练劲头越足了。

有一天清晨，一起床，他就接受了往野营地区送信的任务。他翻开地图一看，走大道是五十里，并且可以乘车；走山路是六十里，还要翻几座大山。他毅然选择了走山路。首长说：“宁走十里平，不走五里山，你怎么偏偏要走山路呢？”小覃说：“你不是说，打仗时，宽阔平展的大路常是敌人火力封锁的地方，山路小径却是敌人顾不到的地方。训练如打仗，今天执行的就是战斗任务呀！”“对，我们军人每时每刻都得有这个思想。”首长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，“战斗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，今天不多练几手，战时就得抓瞎。……你这样练，这双飞毛腿，一定可以练成。”

首长的话，给小覃添了一把火。他绑好鞋袜，扎紧腰带，背起信袋，提着步枪，一拔腿就跑走了。

一路之上，他见山爬山，见河涉水，乱石荆棘，壕沟土塆，一迈而过，通行无阻。看看已跑了四十多里，迎面却遇到了一个四丈多高的土崖，几乎是九十度的坡度，像只拦路虎似的蹲着吓人。小覃下意识地向左面绕去。跑了几步，忽然停住了，心想：“临行时，首长嘱咐啥来？战斗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，假如左右两旁都被敌人封锁，只有这个绝崖，那就得坚决从这里通过。”想着便扭回头，眯起眼睛，观察了一下土崖，很快选择好了爬上去的道路。随后，他脚一蹬，腰一弯，如同离



弦之箭，嗖地一下飞上了土崖。誰知，他一脚蹬脫了碗大的一块石头，人像皮球似的滚了下来。他身子一着地，脑門里就发出命令：再上！随着，他又呼地一下爬起来，蹿了上去。这一下更急更猛，把崖边的小榆树也連根拔起来了。嘶啦一声，衣服扯破了，人又迎面朝天摔倒在地上。就这样，他一連几次，都吃了倒栽葱。他身子趴在地上，眼睛看着土崖，心里想起了指导員的話：“战士遇到困难，碰了釘子，不灰心，不丧气，抬起头来往往前走……”是呀，怎能向这个土崖低头呢？他爬起来，准

备再往上冲，可又想：“且慢！光凭这股子猛劲行吗？”他蹲在地上，再仔细地察看崖上的每一个地方，他终于发现，靠右边的崖壁，小树比较多，也比较大些，土质也实，好像羊也从这里爬过。于是他向后退了百十来步，又是一弯腰一蹬脚，向土崖冲去……嘴里还随着脚步的节奏，狠狠地喊着：“上去，杀敌！杀敌，上去！……”就这样，小覃终于登上了崖头。

“不受一番风霜苦，哪得梅花放清香”，覃祖长经过长久的磨炼，腿上的功夫终于练成了。这功夫的深浅怎么来衡量呢？它和打靶子穿窟窿眼不一样，让我们通过一次送信来说明它吧！

一九六三年春节前的一天，覃祖长在野营部队的团部值班，下午四点十分时，政治处贾股长要他回营房送信，传达一项任务。四个小时另二十五分钟后，贾股长到通信员住室一看，覃祖长正坐在炕上打扑克呢，他立时发了火：“覃祖长，工作第一，还是玩第一？”问得小覃莫名其妙，小覃说：“又有任务了吗？首长。”“下午四点交给你那任务，你……”“啊，那个任务呀，”小覃笑



了，“我已經完成回来了。刚才沒有找到你，我先回班里了。”“什么？来回一百里你四个小时就走完了？……”可是当他看到小覃汗湿了的衣服和送信带回的收条时，他高兴地笑了，亲自給小覃倒了杯水，拍着他的肩膀說：“好小覃，你的飞毛腿真的练硬了。”

四

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战士梁明江准备出外玩玩，来找覃祖长同行。可是东找西找，就是找不着。后来有人告訴他說：“覃祖长在籃球場哩！”“奇怪，他又迷上了籃球？”梁明江有些不相信，但还是朝球場走去了。

当他来到人声、球声、喝彩声、鼓掌声一片沸騰的籃球場上时，只見在密密层层の观众中，有个人不看球賽，却抱着本书在看。梁明江仔細一瞧，这不正是覃祖长么！

“小覃！小覃！”他扯起嗓門吼叫了两声。但是，全神貫注于书本的覃祖长，这时別說听不到他的吼叫，就是整个籃球場的喧鬧声，看来也一点儿沒有进他耳朵。梁明江只得跑过去，一把拉起小覃，边走边說：“你爱看书不放过一分一秒，可是也不能迷成这个样，来这里出洋相呀！……”“你別喊，別喊。”小覃走出来之后，低声

地向梁明江說，“明江，在这些地方讀書，好处多着呢！这是一箭双雕！”

“一箭双雕？”梁明江莫名其妙地問。

“可不，一来看了书，二来鍛炼了注意力。”

“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“用处大哩！”小覃認真地向梁明江解釋說，“将来一旦敌人来侵犯我們，我們进行反击，打起仗来，炮弹咚咚响，飞机轰轰炸，炮火連天，环境嘈杂，咱是通信員，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，要去传达战斗命令，你說，沒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，成嗎？平时不鍛炼，到时候就得抓瞎！”一席話說得梁明江連連点头，說：“以前見你不是在俱乐部，就是在人們吵嚷的地方看书，还当你在显示自己呢！原来是这样呀！”

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說着笑着，在营房外边的田野里遛达开了。走着走着，遇到一棵大树，小覃突然停住脚步，朝着它打量了一会，然后走过去，低下了头，好像在想什么。梁明江問：“你又出什么洋相？”小覃說：“我在回想这棵树多高多大，形状什么样儿，枝杈朝什么方向……”“这里也有文章？”“有文章。”小覃說，“这可以鍛炼记忆力，将来作战到了新的地方，稍看一下地图，就可以記住方向、地形、地物……记忆力增强了，就可以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。”

接着，他俩走到了离铁路不远的地方，两人约定要去数行驶中的列车有几节车厢，有多少车窗，车厢上写的什么字码。不一会，火车过来了，果然，小覃数得清，看得真。梁明江惊奇地问：“你练了多久？”“天天都练。”小覃说，“头几次，怎么也数不清，车窗一掠就过去了，那字码像一道白线，数一会儿眼就花；好在我天天出差，就天天看，天天练，练久了就行了。”

就是这样，覃祖长时时刻刻都在锻炼硬本领。他除了锻炼腿力、注意力、记忆力、眼力之外，还学会了许多像“石碑南暖北阴”、“树干南面光滑，北面粗糙”，以及辨识星辰，判别方向的实用知识。经过长久的锻炼，他能敏锐、准确地判断方向和识别地形、地貌；在漆黑的夜里，能认清什么是树林、坟包、土丘，什么是道路、河流、沟渠，……经过多次的考核和执行任务的实际考验，他从没迷失过方向、走错过道路，每一次他都是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覃祖长入伍一年半，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，三次荣立三等功。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华克雄 插图